

道德真經藏室乘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

太上老人薛政玄述

題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爲守藏史武王克商轉爲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默卑秩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因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輿車徐甲爲御而遂去周

疏曰此第五門明隱聖同凡替居卑秩以佐時主及去周之年代也就此門中又分

○爲二其一明潛居卑秩其二明去周。

年代一曰潛居卑秩者題曰紂二十一年

云至因而退官夫岐山者即今之鳳翔府岐山縣是也乃昔日文王爲西伯時所居之國也伯者五等之爵也當紂之末

年文王守岐山爲西方之伯有聖德焉人心歸服者衆故魯語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當是時也老子居岐山之陽號樊呂子以觀西伯之化西伯聞之徵爲守藏史作

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禮賢好

義鳳集于岐山禮記云周之興也驚鳴于岐陽遂以岐山爲縣之名鳳翔爲府之號鳳翔城之北一十八里有老子故居之處至有唐建寧聖宮武王克殷老子號育成子作璇璣經武王師之而有天下

成王時號經成子康王時號郭叔子老子仍爲柱下史至昭王時太上見周道耕農因而退官焉自文王至昭王皆在于周猶

爲史官故曰居周久之潛默卑秩以佐時

主也其二明去周年代者題曰至昭王。

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春

青牛薄輿車徐甲爲御而遂去周者此去周之年代也薄輿者輕輿之名也徐甲者

御太上之車者也姓徐名甲老君謂曰吾欲往西海大秦罽賓天竺安息諸國今汝

御車與汝雇直日百錢候諸國還以金額

償之何如甲如其言御車由函谷而至終南山下老君欲試之乃令牧青牛於野以吉祥草化爲一女子姿容絕整行及牧牛

之所賴歲以言甲惑之以老君遠遁流沙

必無返期遂廢約燔詞詣闕今執牒訖老君索雇金也老君曰汝隨吾已二百餘歲當還汝七百二十萬錢且汝昔已命盡吾

以太玄生符授之即再活汝莫不念此汝還我符則我償汝金言訖符自口中跳出至老君前文篆如新甲復化爲枯骨矣爾今憫甲違心復死仍欲觀老君起死之術

遂稽首懇告于前曰甲之雇直喜賴代還顧大聖哀矜赦其罪更賜以更生則幸矣

老君納關令之言即再以符授枯骨中剗復如故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而道

自去汝故死爾速給雇直欲遣之甲伏地搏頰曰已沐浴聖意曲赦罪戾今此枯骨復見光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太上竟第許

終隨之此太上去周之年代乃徐甲御車因由也

題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公陽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善內學星象服精華

謂日月華也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又曰喜母喜

寢夢天降電光流繞其身咽之而後生喜。喜生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目有日精姿形長美雅好典墳善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而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入爲東宮賓友出補幽谷關令每望霄漢而有昇虛之思老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真人當過京邑乃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俟應兆。

疏曰此第六門明尹喜真人本傳乃瞻氣

望星知有聖人度關之兆也其真人本傳之行事太上度關之應兆開題已詳不假

消釋

題曰至七月十二日甲子到關喜擎跽曲拳邀老子就舍進巾拂盥漱齋戒問道至于十

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

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猶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齊錄

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都青羊之肆其若

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舟舟昇乎

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樓居清齋屏絕童謡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

都融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

不盡之矣於是捐家棄館超然高蹈既往青

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爲文始先生而俱遊乎流沙之城。

疏曰此第七門明太上度關傳經歲月及

再約尹真人於青羊肆相會之事就此門

中又分爲二其一明度關傳經時日。

其二明再約青羊肆相會一曰明度關

傳經時日者題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

到關喜擎跽曲拳者莊子人間世云顏回

曰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擎又手也跽跪

膝也曲拳折腰也授道德二篇者按尹喜

內傳云真人本爲周康王大夫善瞻天象

遂於所居之宅結草爲棲即今終南山下號棲觀者是也每登棲瞻望見有紫氣浮

關至昭王時請出爲函谷關令掃路焚香以俟應兆乃戒嚴門吏孫景等曰若有車服異常形容殊俗者勿聽度關急來爲報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君駕青牛之車徐甲爲御無極先生鬼谷先生太極先生從焉到關求度門吏孫景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於是入白關令曰有一老翁皓首睡耳乘青牛薄菴車從東而來求度喜曰聖人來矣我當見之即加朝服出迎具弟子禮而邀之曰願聖人四齋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家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相聽度吾無所取勞子懇倒若斯有悞展敬爾老君如此謙辭此一試也喜復稽首曰竊謂非往西莊願暫留神駕老君又曰吾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不終不始未劫緣是以昇就道經歷關子何妄留五此二試也喜曰今覩聖人真姿超絕乃天上至尊何邊夷之可往觀乎願不託言少垂哀憫老君曰子以何所見而知之喜

曰去冬十月天理星酉行過昴今又自秋朔融風三至加之東南紫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真人度關之驗也喜少好天文秘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也昨乾象如此故知當有聖人度關自爾以來夙夜思存

未嘗暫懈今似有道緣果遇神駕願垂慈謹聞濟沈冥老君以三試皆遇乃怡然含笑曰吾知子與道有緣故來相試且子既知吾吾亦知子矣如此反覆再三然後聽喜所請故四皓云觀老君與尹生豈不冥

悟先機耶然而執此謙辭者欲教世人授受之禮爾於是邀老君就舍設座行弟子禮北面而事焉老君曰汝欲與世傳洪大造乎喜曰大聖將隱乞爲喜著書於是遂授道德二篇焉按廣聖義云據周昭王二

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爲老君遇關之年月也何則喜爲康王大夫至昭王時爲函谷關令即得與老君相見也若據臧玄靜云幽王時西出隴關即與此過函谷關年月不同矣況幽王元年庚申十一

年庚午年内又無癸丑此爲悞矣又文如海云成王二十二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前即與太上不得相見也亦爲悞矣又云平王四十三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後年代懸遠不同皆爲悞耳今詳按古今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

甲子度關爲定年代相合可無疑焉過關日月已具于前夫說經時日者按廣聖義所引葛仙翁內傳云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空同山爲帝說道德二經及五茄之

法應號五聖圓又老君內傳云老君帝舜時號尹壽子居于河陽爲帝說道德經教貴德所以舉十六族謂八元八凱也竄四凶明四目達四腮外撫百姓內親九族天下之人從而化之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

下之人從而化之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諸家所說皆言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七月十二日甲子度關至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尹喜託疾退官至當月二十八日受道德二篇焉史記列傳云老子

爲尹喜著書五千餘言又王子年拾遺記云老子當周時居景室山常與五老人談天地造化之事著書十萬餘言其後刪其繁蕪作五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漢文帝上下二經章句序云謂帝曰余注是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足明此經非特爲尹喜人所說也亦非景室山中所著也又按列子引黃帝書谷神不死一章則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爲帝說此道德二篇所以黃帝

著書全引此一章爲證昔沖虛真人爲諸弟子說天瑞之時據於黃帝書中所見即稱爲黃帝書也亦如莊列書中引用老聃孔子爲證者甚多故後人凡有著述復引用莊列爲證者亦不少矣但云莊子云列子云不曰老聃云孔子云也亦同矣又接傳經年代推之若是周昭王時持爲尹喜著書爲始至漢文帝時未及千年則河上公不得云余注是經以來已一千七百有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以此考之年

數不同足明此經當黃帝時爲初傳帝舜時爲再傳尹喜時爲第三傳漢文帝時爲第四傳也故云凡傳三人連子四矣竊疑一千七百餘年當爲二千三百餘年矣何哉自黃帝歷顓頊高辛唐虞之世大約三

百八十五年又自舜歷三代經秦至漢孝文帝元年計二千一年上自黃帝下及漢文帝通計二千三百八十六年矣竊原葛仙翁修撰河上公二經章句序以來迄今歲月既遠當是此二千字後人誤寫作一

千字三百字誤作七百字或開板時刊錯之誤也且夫黃帝迄舜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舜壽一百歲在位三十九年禪位於禹禹至桀子孫相承一十七代四百三十二年爲湯所伐自湯至紂子孫相繼三十一代六百二十九年爲周所滅周自武王及虢王子孫相承三十七代八百六十七年爲秦所并秦昭襄王四十九年丁未滅周自始皇終子嬰共四十五年爲漢所伐漢高祖呂后惠帝至文帝元年相繼

二十八年上自黃帝下及漢文帝都計二千三百餘年亦已明矣又疑注字亦宜作著字何哉夫注者箋注義著者顯著義又著作也竊謂當黃帝堯舜時皆是聖人創作較世法度之書亦未有箋注疏解之

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sub>心凝形釋者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學東屋之道余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是之所覆隨風東西猶木葉飄飄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璇定也釋齋</sub>響蕭寂乃棲居清齋屏絕童隸誦經三年

二明太上與尹喜傳經之後再約蜀郡青羊肆相會者題曰喜叩頭請隨老君西徂流沙老君曰子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獵俗難化<sub>愚鏡</sub>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而謝老君傳經已畢乃忽然舟舟升平太微垣也紫微垣者北極大帝之所居也<sub>天市垣者南極大帝之所居也太微垣者天皇大帝之所居也廣聖義云老君在星</sub>

所也已具降生門中消釋既與真人再會乃隨從雲駕上遊諸天下歷流沙八十一國開化於西極也

題曰或曰昭王時出關化導西湖至幽王時復還中夏幽王乃周之第一十三王也廣聖義稱平王時後來中夏平王乃第十四王之時也

故孔子適周嚴事於老子而問乎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爾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六水切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矣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吾將問焉於是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因語以仁義老聃曰夫鳥不日黔而黑鶴不日浴而白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子之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及孔子將去周老聃曰吾聞諸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辭闊達而危其身

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及而頓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魚之沒於九重之淵者吾飾意以爲釣繩音而投之未嘗不得而制之也及吾見龍則不能知也夫龍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游乎太清吾不能逐也今吾見老聃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噏音舌出而不能縮形窮神錯而不知所居吾又何規老聃哉彼開題引史記列傳而伸之彼言其略此論其詳也

○者好發人之惡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蓬累者蓋笠也而行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也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歸三日不談弟子怪而問之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于魯之時有人用意浩如飛鴻者吾飾意以爲弓弩而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游鹿